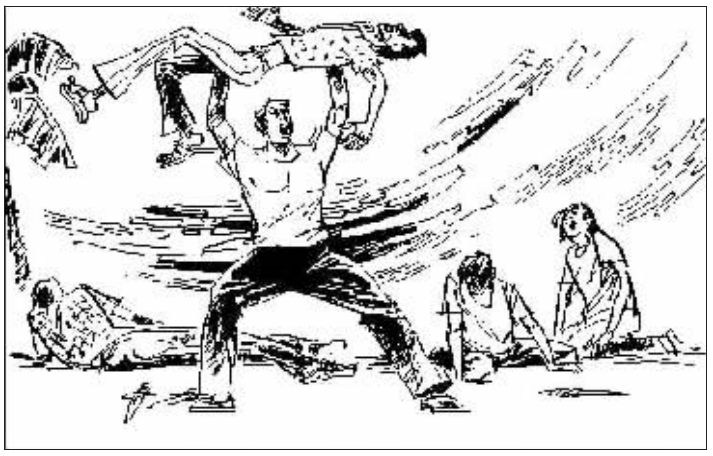
12 斗烂仔 市场小试牛刀 聚千人 村头欲挑脚筋



○徐晓帆 著
绘图 王明

南无拳传奇

且说“逃兵风波”过后，根据工作需要，刘成庄每天的任务是拉粪浇菜，就如同在家当农民。在家时他也拉过粪，出力不怕，就怕吃不饱。那会儿，他和同伴一合计，用一毛钱混个肚子圆。他们来到丸子汤馆，先花一毛钱买碗汤，里面有5个丸子。一人先泡馍吃，只吃一两个丸子，第二人便添汤。添汤是不要钱的，添完汤再泡他的馍，又吃一两个丸子，之后再添汤，三个人的肚里便都有食了。刘成庄想想往事挺可笑，现在有大米饭管饱，怕啥？他天天浑身都是劲儿。

干着干着，机会来了。团里来通知，要求基层单位选骨干到海口参加擒拿格斗集训。营长亲自选人，叫来刘成庄问话：“小伙子，我听说你拳打得不错，你打的是啥拳？跟谁学的？”刘成庄脱口而出：“南无拳。”他猛地想起师父的话，扭捏道：“自学的。”“自学成才？好呀！算一个！”营长当即拍板。刘成庄到团里集训了两个月，回来当上了教官。

1980年，又有好机会到，这个机会成了刘成庄生命中的拐点。地方上追捕重案逃犯，要求部队派高手协助。于是刘成庄和一名劳教干部奉命到案发地儋州市公安局西联分局报到。据介绍，逃犯叫李原增，身负命案，穷凶极恶，武功高强，又有枪械，上次就把追捕的战士炸得一死一伤。眼下线索已断，大家只有耐心等待。刘成庄他们只好先在招待所住下。谁知局长刘林柜见部队来了高手，便想趁机“把治安搞一下”。局长说：“刘同志，你们当兵的不知道，现在儋州地面上乌烟瘴气，烂仔们横行菜市场，欺行霸市，见女人就乱抱乱摸，搞得人心惶惶！”刘成庄一听来了气：“这还了得？看看去！”他换上便装，便直奔菜市场。真是无巧不成书，他一到菜市场就碰上了情况。

只见市场另一端有七八个留着长头发，穿喇叭裤和花上衣的小青年晃过来。他们不走正道，专往满是瓜果蔬菜的地摊上踩。为首的一个掐着明晃晃的匕首，遇上油棕树便投飞刀，遇到一棵投一下，激起路人、摊贩一声声惊叫。刘成庄迎上前，拔下飞刀递过去：“伙计，飞刀危险，扎住人咋办？”谁知小青年接过刀便又捅过去：“这是老子的地盘，你算个啥鸟？”他招呼同伙：“上！”他的同伙便像狗一样扑过来。刘成庄不慌不忙，空手夺刀，只花了10分钟，便把那七八个人一一打趴下，用他们自己的衣服绑起来。

得胜回府，刘成庄把逮住的歹徒交到公安分局。刘局长喜出望外，里面有个人叫王民，是缉捕多时的逃犯，再细看，他的脸色却由晴变阴，里面还有个人叫陈伟，是黑社会老大。他一惊：“不好，惹祸了。”话音未落，有干警来报，大批村民围住了这里，让局里放人，交出打人凶手。局长慌了：“这，这……”刘成庄道：“局座放心，一人做事一人当。”说着他便出了门，一看，眼前黑压压一大片，足有上千人，还举着锄头、刀棍。

人群中有一年龄五十岁左右的头头，见刘成庄出来，喝问：“黑脸大汉，有种！看来，你就是刚才的打人凶手啦？”刘成庄哼了一声，没吱声。头头提高了声调：“弟兄们，按咱的规矩，咋办？”众人齐应：“挑脚筋！”那头头更是提高声调：“那怎么还不动手？”众人于是一拥而上。

12 阿顾失踪了

○严歌苓 著

一群特殊女人的蜕变

阿顾在天没大亮时出去打水，到了天大亮，仍然没回来。

法比来到地下室，问赵玉墨是否把去水塘的路线跟阿顾讲清楚了。赵玉墨确信她讲清楚了，并说阿顾知道那口小水塘，是个大户人家祠堂里的水塘，供那大户人家夏天养莲用。法比说：“阿顾去了三个多钟头了，还没回来！”

法比从两件袍子里挑了一件稍微新一些的换上，又用毛巾擦了擦脸。他要去找阿顾，万一日本人找阿顾的麻烦，他希望这身行头能助他一点威风。

法比按照玉墨讲的路线沿着门口的小街往北走，到了第二个巷子，进去，一直穿到头。街上的景观跟他上次见到的相比，又是一个样子，更多的墙黑了，一些房子消失了。

从巷子穿出，他看见一片倒塌的青砖墙，断墙那边，一汪池水在清早的天光中闪亮。池塘边阿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也许阿顾碰到了好运，丢下苍老的英格曼神甫和他自己微薄的薪水离去了。也可能阿顾被当成苦力被日本人征到埋尸队去了。

池塘里漂着枯莲叶。这是连日来法比看见的最宁静和平的画面。他将水桶扔进塘中，打起大半桶水，沿来路回去。这点水对于教堂几十口人来说，是杯水车薪，必须用英格曼的老宝贝福特运水。

法比回到教堂，将福特的后排座拆掉，把教堂里所有的桶、盆、大锅收集起来，塞到车上。第一车水运回来，陈乔治煮了一大锅粥，每人发一碗粥和一小碟腌菜，所有人都觉得这是难得的美味。

等法比第三次去那小池塘打水时，就发现了阿顾的去处。祠堂前面居然驻着一个连的日本兵，是他们把阿顾打死的。

法比这样推断：阿顾担着两个水桶走到池塘边，正好碰见几个日本兵需要他的水桶，阿顾不懂他们叫唤什么，日本兵觉得让这个中国人懂他们的意思太费劲儿，就想一枪结果了阿顾。中了弹的阿顾懵头懵脑地逃跑，却是往池塘中心跑，追上来的第二颗子弹让阿顾沉进水里。

那口池塘实在太浅了，法比运了三趟水，扎在淤泥里的阿顾就露出了水面。法比趟着没膝的泥污，把阿顾往岸上拖，拖着拖着，法比感觉到自己有了“观众”：十几个日本兵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他身后，十几个枪口都对准他。但法比的脸一转过去，枪口便一个挨一个地垂下去。法比的白种人面孔使他得到了跟阿顾不同的待遇。

这一次法比的车没有装水，装回了阿顾。黑瘦子阿顾被泡成了白胖子，英格曼神甫给阿顾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葬礼，将他埋在后院墓地。

女学生们这下才知道，这两天喝的是泡阿顾的水，用的也是泡阿顾的水，阿顾一声不响地泡在那水里，陈乔治用那水煮了一锅锅粥和面汤……

书娟感到胃里猛地一动，两腮一酸，一股清凉的液体从她嘴里喷出。

她从阁楼上下来，想让新鲜空气平复一下恶心的感觉。

这时她看见地下室仓库透气孔前面站着几个同学，是徐小愚、苏莫和刘安娜。

书娟发现女同学们在看什么。从离地面两尺多高的、扁长的透气孔看进地下仓库，可以看到一个宽肩细腰的男子的背影，虽然法比借给他的绒线衣比较宽大，但肩膀还是将衣服撑得满满的。

这是能把任何衣服都穿出军服感觉的男子。女学生们都知道29岁的少校叫戴涛，在上海抵挡日军进攻时打过胜仗，差点儿把日军一个旅赶进黄浦江，这段经历是英格曼神甫跟戴少校交谈时打听出来的。

戴少校对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和放弃南京有一肚子邪火，并且也满脑子不解。从上海沿线撤往南京时，钢筋水泥工事没用过一次，军队就落花流水地溃退到南京。假如国民党高层指挥官设计的大撤退是为了民生和保存军队实力，那么由国际安全委员会在中日双方之间调停的三日休战，容中方军队安全退出南京，把城市和平地交到日方手中的协议，为什么又遭到蒋介石的拒绝？